

侯占良

咋办？有村出纳五万元的转账截图，虽然说是帮忙采买锣鼓家什的预支，明眼人谁不晓得，一套锣鼓能值几两银子，况且剧团那些旧打击乐器，不是早已无偿捐赠村里了吗……

看着，看着，我一时怔住。

我们县文旅局包扶的牛头山村硬化路面，缺钱。局长便从修建休闲小剧场的资金里“借”了15万，支持乡村建设。验收工程时，我说村貌不错。村出纳开玩笑道：“用的全是高标号水泥。”又狡黠地点开微信，示意转返局长五万元……不应该啊，这些，干吗让我知道。莫不是哪个环节沟通不到，误会了！我们牛局可是一贯的敬业清廉形象，我是他从文员到办公室主任，再到副局长一手提拔的。可是，可是下周县纪委巡察组就要进驻文化系统……我围绕不大的客厅来回兜圈子，烟蒂胡乱乱扔，烟云在窗外斜照的光束里，雾霭似的升腾徘徊。突然，音乐声响起，窗外那个男人又在练习小号独奏曲：《西班牙斗牛士》：“咪咪咪——咪咪咪咪咪，咪咪咪，咪咪咪咪咪——”

对！反腐败不能耍嘴皮子，即便对自己有恩的人，也得钉是钉，铆是铆。得像斗牛士那样果敢——这是父亲经常教诲我和家人的口头禅！

我准备写材料如实反映。不！斗牛士也不是莽汉，那些勇士手里的红披挂，撩、绕、甩、攻、逗、躲的画面让我反复斟酌权衡。我决定用自己的五万元，以牛局名字，先转交公账……

事后，牛局退还我五万。解释道，两部门票转账出错。并肯定，副职，当一把手处事偶有疏漏时，就该及时补填填。又点了拱手感谢的图片，言称没看错人。我有点受宠若惊，回图表示，应该的。应该的。

不久，局里的重点工程休闲小剧场开始招标，近七八百万的标的，搅活包工的大小老板出进进，差不多能踢断文旅局的门槛，其中就有我那位漂亮小姨子。

小姨子用遍三十六计，终是未能撬开姐夫哥的嘴巴。不是当哥的不怜香惜玉，实在是，人人都晓得的常识，沾亲带故不符合规定！

小姨子的老公——我的那位连襟躁了，啪地一拍桌子，震翻了茶杯怒吼：“离了张屠夫，还吃不了猪肉肉，不信拿钱砸不到工程！”接下来的神操作，让我不得不服：高手在民间哪！

话说小姨子先找闺蜜，一家瑜伽教练。牛局长的夫人患胃病，又常年失眠，教练天天指导其健身。小姨子托人买了两箱新上市的暖胃茶，当着闺蜜面，往里塞了20万，说了苦衷缘由，谋划着局长夫人健身时上货，小姨子的老公则化妆服务偷偷留据……这些，本属绝密情报，许是多喝了点酒，一时没管住嘴，又或许是故意挤对我这个当姐夫的没能耐，小姨子边划手机，边对亲姐炫耀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。没想到，我偷偷录了音。

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做。做了这些事又该怎么办。纠结中的我恍惚地走进办公室，打字员递过的文件拿倒了，嘴里下意识嘟囔：“咋办？咋办好！”弄得站我面前的小女娃一时懵圈……机关待不住，鬼使神差地转至南湖边，走进局里征用的篮球场大小的正待招标的剧场的空地……

又转回家里。在书房里继续兜圈子……小姨子送20万，其他人会不会送30万甚至更多，商人逐利，可是就那么不到千万的工程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想获利，唯有偷工减料，盖起的剧场……那可是要出人命的呀！

我写了举报信，投进很少光顾的邮箱，准备往超市买菜。

啥时候，天上起了黑疙瘩云，风突兀地猛杀街棚，雨箭裹挟指头弹大小的冰雹，扫荡得转瞬路断人稀。

待雨住，返回家里书房，上楼的脚步先还轻捷，走着，走着，小腿像绑了铅块似的，渐行渐沉，头上脸上也无端地涨满虚汗……楼梯间一直善解人意的声控灯，不知为何突然黑我，顶楼邻居家居放的那盆仙人掌，骨碌碌嘿嘿冷笑着直冲我碾压……

我拧转身退下楼梯，直奔门前邮箱，反手取回举报信，这才长出一口气，卸了套的牛似地如释重负。

又一次返回，走进门，我依旧在书房兜圈子，不可名状地喷云吐雾。不知又熬过多长时间，一束阳光依旧透窗斜射——那个男人依旧正点儿吹奏《西班牙斗牛士》。到第二段，高潮处，小号的三连音节奏激烈高亢，牛撞人撵，牛跌倒打个滚儿，疯狂地血肉模糊地反噬，斗牛士被牛角顶落丈余远，一个抢背挥剑又刺……为小姨子，为牛局着想，为公平公正计，还是得举报！

斗牛的画面戛然而止。我二次把举报信投进邮箱。

回到书房，风把一张《西班牙斗牛士》乐谱吹进窗，有父亲的签名。忘告诉大家了，我的父亲从乐团首席小号手、党支部书记兼纪检委员退休，据说带了不少学生……



老房子

刘捷

两碗四季豆洋芋，就是他们的晚饭。

站在门外，雾潮的空气飘了出来，土屋里光线昏暗，泥墙都是长辈们用铁锹和汗水慢慢夯成的，不知道他们在夯土时是否唱歌，但肯定要讲好多粗俚笑话，他们放肆地笑，快活极了，那笑声跌落在泥土里，风干成了墙。

堂屋里堆满了洋芋，小山一样，山里人顿顿离不开洋芋。洋芋可以下饭，可以做菜，贵客可待，亲戚可招，朋友可送。洋芋不能长期在地面存放，那就挖一个坑，把洋芋和红薯放进贮存，随吃随取，天然又简单。

老屋的灶房黑漆漆，是做饭和熏腊肉的结果。大娘烧一塘红红的柴火，“噼里啪啦”的火苗舔舐着黑色的吊罐，吊罐“咕嘟咕嘟”煮着腊肉，香气四溢，花猫黄狗都挪不动脚步，它们被浓浓的肉香熏醉。

大伯在火塘边温酒，顺手还扔了几个洋芋和红薯进火塘，慢慢地，红薯的甜香破塘而出，肉香酒香弥漫一起，此刻，就算屋外风雨大作，就算雪花曼舞，可人的心是温暖的，充盈着满足和幸福，待在老屋的人快活如神仙，就算给一个皇帝做也未必愿意。

大伯说他就像个土皇帝，住泥屋，睡土炕，管满山的树和石头，飞禽走兽也归他们管，想吃肉了就杀猪宰鸡，想喝酒就挥刀砍甘蔗，用脚踩，用火烧，用时间来发酵，酿出的酒清甜甘冽，像他们的人生，简单又质朴。

在深山老林里住着老房子的人，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人，生命对于他们来说，就是一幕又一幕的道别。当身边的老人离世时，活着的老人会聚在一起唱孝歌。

他们唱孝歌，不仅唱给提前离开的人听，也唱给山听、树听、河水听、风听、雨听，还有远处的云听。他们唱孝歌的表情很庄重，像腹有诗书的老先生，他们的歌声没有悲伤，没有欢喜，只有平静和回忆，像参禅悟道的高僧，早已看破红尘。

人们都去外打工了，或者去镇上或者县里，带孩子上学。因此，住老屋的人越来越少。老

屋的旁边，新起的高楼一座连着一座，好多楼房的灯长年不亮，只有月亮夜夜从天边升起。

大山张开臂膀，拥抱着老房子，老房子张开怀抱，等着远归的人。山不会说话，房子也不会说话，只有人会说话。可是，深居心海深处的乡愁，又能说给谁听呢？

云横秦岭家还在，时间允许远行的人回去吗？我们这次回老家是为了送别一个亲戚。短暂送别后，会立刻踏上归途，回到属于我们的钢筋水泥屋里。

老屋曾经是孩子们的乐土，盛载着太多的快乐和幸福，现在却是如此寂寞破败，我们都在外地打工，或者在镇上或者县里工作，带孩子上学，没时间重回老房子。

当我们老了，有一天也会变成老房子，破旧不堪，四处漏风，把岁月落在肩上的土，碾进身后的万里山河。

有老房子在，心才有所挂念，灵魂才有安放的地方。有老房子在，才能装进属于自己的星星和月亮。



北沟山坳上，有三间属于我们的老房子。老房子是高祖父修建的，房子很破旧，静静地伏在群山的臂弯里。门前有两个青苔染绿的石梯，斜斜地搭在一起，斑驳的树影轻扫绿苔，仿佛几百年都没人踏过。

土墙夯成的泥屋阻挡山风穿墙而过，窄窄的屋檐下，有去年的燕子在叽叽喳喳。两位白发老人，在小木桌前埋头吃饭。

我们的到来，如同小石头扔进平静的湖面，惊扰了老屋的宁静，老屋很久没有客人来访了。老屋的主人是我们的大伯和大娘。

大伯和大娘急忙起身迎客，笑着招呼我们吃饭，一小碗青椒蒜泥，一小碟凉拌黄瓜，



商洛山

(总第2636期)

刊头摄影 郭国庆

秋韵悠长书卷香

胡文彦

四季各有各的韵味，唯独秋的韵味，真是雅致、斑斓，醉人极了。

此时，既有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”的秋日美景，也有“一杯浊酒就凉秋，几许相思几许愁”的秋日风情。翻开书页，书卷的香气也因着秋的韵味越发深沉了，勾起人十足的探索欲。开卷有益，你怎舍得辜负这般宜人的美好时光呢？

秋日午后读书，偷得浮生半日闲。择一处僻静之所，或是雅室一隅抑或沙发一角，泡一杯袅袅清茶，手捧一卷轻柔纸书，在慵懒的闲暇时光里，打开开古识今的时空通道。与书中人物神交，于悠长故事中唏嘘。林林总

总、琳琅满目，各色人物悉数登场，各家之言流光溢彩。无论论读经典的大家作品，还是轻松解乏的科幻与传奇，书页在厚重与闲适间轻盈切换，整个人渐渐充实而丰盛。

脑海里先秦文章的渊博奥妙，两汉辞赋的华丽，唐诗宋词的明亮，混合着窗外丹桂的清香，既入了脑，也入了心。

秋日郊外读书，景色美轮美奂。抛却柴米油盐的琐碎日常，欣欣然出发去秋色里读书。或登临或骑行，携带一本诗集，兴味所致，随意摊开来吟咏一段，或与友人即兴对答不亦乐乎。目光所及之处皆是山海，或去向“秋风萧瑟，洪波涌起”的海边，或驻足“霜叶

红于二月花”的枫林，或奔赴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的山巅，尽情与书中的无边落木、清秋燕子、黄叶梧桐、蔷薇香韵遇见。少了浮躁、多了性灵。曹操、杜牧、王绩，穿越千年的伟大诗人们，无不神往着秋，秋那独特的韵味，带给他们不竭的灵感，褪去久处樊笼的戾气，抖落一身尘埃，在秋的灵韵中洗涤心灵。

我捡起一片树叶，夹在书里，仿佛留住了秋日的万千风情。

秋日听雨读书，与心灵进行对话。“最美风景窗前雨，惬意还是枕边书”。一场雨轻轻的、缓缓的，带着秋日的静谧和凉润潜入，如丝、如雾，打湿翻开的书页。一切因了秋雨的感召，使

人情趣盎然，怡然自得，淡泊宁静。在秋雨里读书，最适合阅读一卷美文。书里的文字干净、灵动，奏一曲灵魂的乐章，美美汲取心灵的养分。听，雨声滴答，像是顽皮地回答书中的设问，绵延地、悠长地，耐着性子。捧书而读的时候，内心的小孩子似乎听懂了回答，给自己放了一个假，跑远了，只留下清寂，让灵魂独饮。

低沉的、遥远的雨声渐渐弱了，许是困意袭来，随手枕着书睡去，书香也入得梦里来。

秋韵悠长书卷香，读书之乐因这秋的氛围，每一刻都变得弥足珍贵。

现在，请打开一本书，专心地读一页，体会这秋日读书的美好时光。

一场暴雨

秦延安

几天前，暴雨的信息就像演出广告般，在广播电视和手机短信上轮番轰炸。那种“大雨欲来风满楼”的紧张气息，就像三伏天的热浪让人窒息。

黄土高原什么都不怕，就怕不下雨。人们对水的感情是爱憎至极，甚至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。虽然暴雨的信息接踵而至，但久未下雨的皸裂大地，让草木奄奄一息，就连河水都快断流了。人们对雨不仅没有畏惧，反而更多的是渴盼。

雨是傍晚来的。我不知道，是因为长久的站立让它们滚落云头，还是羞于愧疚想趁着暮色窜入人间。那初时的雨是零星的、散落的，似乎带着试探性，又像龙王爷打喷嚏般，雷声大雨点小，以至于那雨点落到地上便隐没了身形。瞬间，又如火上浇油般，让干燥的空气平添了几丝闷热。于是，整个大地如蒸笼般，汗水像珠子般滚动。

天色微亮，我去河边看水。雨已经停了，路两边原本平整的田地如遭劫掠般，被雨水啃噬得体外无肤。半人高的玉米也是东倒西歪，那

出几道亮光，就像地火一般耀眼，将大地焦渴疲惫的面孔瞬间曝光。轰隆隆的雷声像飞机起飞般震耳，风像从牢笼里放出来般兴奋，雨像射出的利箭嗖嗖有声地冲向大地。

雨浸湿了黑夜。那雷电更是用咔嚓咔嚓的声响威震万物。铺天盖地的雨点，如机关枪扫射般狂扫着大地，又像燃放的鞭炮噼里啪啦作响，又似失控的列车在大地上疯狂碰撞。带着泥腥味的水流，像驰骋的野马在大地上奔腾，又像惊慌失措的老鼠乱窜。我看不见雨的尽头，也看不见夜的深处，心脏痉挛般颤抖着。

水情值班室的电脑上，雨量站点的预警闪烁如火苗般耀眼，暴雨范围如长蛇吐芯般在不断蔓延。警示、预警、预报信息飞向各级政府防汛指挥部门。这一夜不知有多少人和我一样无眠。

河流在高歌猛进中彰显着自己的威严，宣扬着自己的领地，谁若阻挡便把谁撕碎。水里最多的还是泥沙，一团一团地滚动，一浪

深深浅浅、歪歪扭扭的沟壑，如河流蜿蜒。深的地方甚至能填进去一只羊，让人触目惊心。地势低洼的地方还聚集着没能逃离的水。

远远地便听到震耳欲聋的吼声。作为暴雨的集结地，洪水已经填平了河道，那浑黄的颜色与两岸绿色的草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这是一条季节性河，几十年都没有涨过水了。平日里，河水被野草围在河心，垃圾杂物充斥着河道，污水横溢，一些河段还被人类圈占。可以说，整个河流都处在压抑和憋屈中。

大自然的脚步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。洪水终于搬来了洪水，帮它疏通筋骨。那洪水已不仅仅是河水了，而是一个鱼龙混杂充满厮杀的江湖了，是力量的决斗。草木杂物裹挟其中，泥沙俱下。整个河道就如石磨般，将所有物件都在反复揉搓中进行着碾压。

这一场几十年一遇的洪水，终于被安全送走。河流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人们的内心却又久久难以平静。河道虽然满目疮痍，却满是新生。

高过一浪，如蟒蛇般翻滚着，波涛汹涌。它们身形健硕，桀骜不驯，在与河岸的不断撞击中发出震天巨响。河流用自己的方式告诫着人类，河道亦是人道。

洪水肆意盎然，冲出峡谷，穿过县城，经过田野，在跌宕中掀起高浪。接到汛情的下游群众早早动了起来，能转迁的财产早早转移。为了防止洪水对村庄两岸土质堤防的冲刷，守堤人员沿着河道顺着堤防护坡匆忙地铺着彩条布，这是一场与洪水赛跑的战斗，对于所有的人说，都是一场大考。

时间在洪水中流逝，洪峰终于在六七百公里的河道尽头疲软下来。它还想挣扎，还想跳起来，却发现自己的力气已经远远不足，就在无可奈何之际，洪水乖乖地沿着河道悄然进入黄河。

这一场几十年一遇的洪水，终于被安全送走。河流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人们的内心却又久久难以平静。河道虽然满目疮痍，却满是新生。